

黄金土

李春晓



黄 金 土

李 春 晓

花城出版社

黄 金 土

李春晓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插页 210,000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0208-4/I·198

半精装定价：4.40元

翱翔在万花丛中

——李春晓报告文学集《黄金土》序

秦 牧

这本《黄金土》，是李春晓同志的报告文学集。

李春晓是华南最活跃的几个女记者当中的一个。她的文学性的新闻特写，向为广大读者所熟知。这本报告文学集虽然是她的第一个集子，却是涉猎广泛，内容相当丰富的。它展开了辽阔的画面，让读者从中看到一个深邃的境界，堪称色彩纷呈的优秀之作。

二十年前，我曾和李春晓在一个大院子里共事。当十年浩劫来临的时候，我靠边站，或者说过着捱批斗，受审查的日子。我们那个“学习室”的同难者，大家轮流去打开水。轮到我的时候，在大厨房的开水间中，常和一个青年妇女相晤，

她态度安详平静，仿佛若无其事，实际上，她也在另一个单位受审查，不过因为是一般记者，遭遇不像我们那样艰辛罢了。当时，受审查者有不少都显得困顿疲塌，甚至像是精神崩溃一样萎靡不振。这位女同志的安详样子，颇引起我的注意。后来知道，她就是李春晓。到了英德黄陂干校，我们又同在一个连队，我们好些人仍在过着捱批受斗的痛苦生活，李春晓则已经恢复自由了。那个时期，生活真像变戏法似的，一天之间，可以从革命者变成“反革命”，而“反革命”呢？忽然又突然被宣称“解放”，变成“五七战士”了。恢复了自由的李春晓，体力劳动十分出色。她一个人可以背起五十公斤一袋的水泥；搅拌混凝土，又快又好。因此，得了个“小工王”的称号。不要说妇女能够这样劳动的很少，男子能够这样干的也不多。我们一行“受审查者”，常被派去从事各种劳役，从抬木头，挑粪水，看牛到当建筑工，各种各样的重活轻活都干。负责管理我们的“五七战士”，经常得喝叱辱骂我们几句，才算是革命本色，或者才显出为人英雄，立场坚定；这大体已变成定律一般的事情了。但也有寥寥几个人，对待我们十分温和，不但没有刁难，而且随时随地关心我们的休息和安全。李春晓由于是“小工王”，有时我们也在她的管理下劳动。她就是那寥寥可数的，没有被风暴吹得变了形，仍然保持良知和理性的人物之一。她背着五十公斤一袋的水泥艰苦劳动的情景，她温和平静对待被审查者的神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春晓现在已经五十来岁了，以这样的年龄和在报馆工

作多年的资历，本来要过闲适一点的日子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她不，她对工作有一股巨大的热情和坚韧的毅力，她到处深入访问，“天道酬勤”，她因而写出了一系列广为人们传诵的特写，登在《羊城晚报》和各种刊物上。法卡山前线，她去访问了；重建后的唐山，她去访问了；一艘轮船沿着东南海岸线作访问航行，她参加了；广东有一群文化工作者组成团体访问大西北，她也参加了。不待说，她更是经常到广州的大街小巷、大学、研究所、医院、植物园访问。艰苦的劳动终于使这位记者日益为人们所瞩目。

我写下这些话，命意何在呢？我是想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认识本书的作者。我认为：读一个人的著作，知道一点他的生平和为人是有好处的。这可以加深对该书的了解。一个正义感强烈，是非分明，对人民事业确实具有责任感的人，终究是有真正的爱和憎，并为先进人物的事迹所吸引的吧，唯其如此，在作品中也才能倾注真挚的感情，写出闪光的语言，使作品有动人的力量的吧！我个人素来就不喜欢那些不冷不热，超然物外的人物的作品。

本书大部分篇章，写的是广东的人和事，写事部分，实际上也是透过事象，反映了人物的性格。她所写的人物，有工人、画家、演员、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建筑师、妇产科专家、农民实业家与个体户、外籍总经理、华裔作家等等，有一小部分则是写西北高原和广西边防前线的。个别篇章写及香港、澳门。我读过这本书中的大部分作品，觉得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很能开拓人们的视野。它使我有一个感受，

作者像一只蜜蜂似的，飞翔于万花丛中，广搜博采，提炼蜜糖。由于大抵厚积薄发，因此颇有份量。特别是写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奉献的专家学者部分，水平更高，像《树和它的年轮》、《生命交响曲》、《深深的脚印》、《长明灯》、《当她走进大观园》等等就是。那些写普通人物献身故事的，像《陨星之光》、《第十次搏斗》等，也感情真挚热烈，具有动人力量。《树和它的年轮》获得广东省1983年度新人新作一等奖，《生命交响曲》获得《羊城晚报·花地》1984年度佳作奖，不是偶然的。

本书的优点，一，由于它写的大抵是八十年代的事情，又细致描绘了杰出人物，因此，很有时代气息，并使我们感受到改革和开放的社会生活的脉搏。二，人物生动，群像林立，给予人一种广阔深邃的感觉。三，文字相当流畅活泼。四，作者既贯注了强烈的感情，又表现了明显的倾向性，因此使人感到亲切。读这样的书，比读一本中等水平的短篇小说，要有趣得多。

自然，在我看来，它也存在一些弱点，例如各篇水平，不是十分均匀；有些篇章，枝蔓稍多，削弱了中心；有些地方，也嫌平实一些，相信作者在以后的集子中是会进一步克服这些弱点的。

纪实性文学，由于它写的是真真正正存在的人物和事件，绘声绘色，可触可摸，因此往往也就格外可歌可泣，亲切感人，赢得了众多的读者。不论是在中国和世界，好些纪实性文学受欢迎的程度，往往超过了虚构性的作品，理由就在这里。特写、报告文学之类的文学作品近年来风起云涌，蔚为

大观，原因是很深远的。这本《黄金土》的出版，使南国的文学园地，又增加了一丛鲜花，我想，它应该会受到欢迎的。

1987年8月 广州

深深的脚印 七七

生命交响曲 六四

爱的奇迹 五〇

树和它的年轮 三八

云丝 二一

老「迷」们 一

翱翔在万花丛间(序) 秦牧

录

目

一串熟葡萄

二一〇

草绿色的长岭山

二〇二

闪光的溪流

一九六

黄金土

一九〇

并未消散的热爱

一七三

命运

一六二

陨星之光

一五五

月夜、海堤、长木椅……

一四八

长明灯

一一九

第十次搏斗

一〇八

当她走进大观园……

八八

在界河畔

二五八

壮家情

二五一

洁白的冬青花

二四六

湖畔的歌

二四二

沙丘的柳

二三六

峭壁上的路

二三三

草原的花

二二八

星星说……

二二三

小小『皮鞋屋』

二一五

后记

三三八

谐音，还是谐音……

三一九

无形的桥

三〇九

过河卒

二九七

岸

二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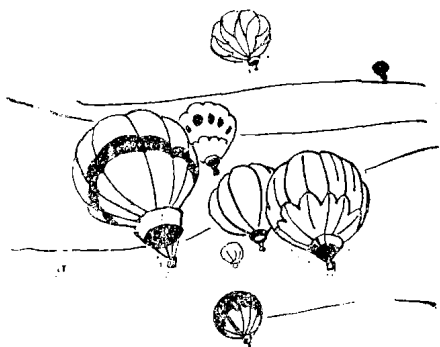
遥望

二七〇

从西半球飞来的叶子

二六三

老“迷”们



记者的生活仿佛是一道永不静止的急流，带着斑斓的色彩、激越的音响，奔腾着，翻卷着，咆哮着，冲刷我的心田。我爱这道急流，情不自禁伸出双手，捕捉它飞溅喷发的朵朵水花……

我捕住了第一朵水花。晶莹的水滴映出了一串可爱的脸孔。他们多么熟悉，都是我采访过的对象：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水平，不同性格……但是，却被同一种遒劲的线条，勾勒出了极为神似的轮廓。

伞 迷

我愿意以蓝空为背景描摹第一张脸谱，因为我是在碧澄

万里的天幕下认识他的。

他，是跳伞俱乐部的教练，我向他采访学生课余跳伞的情况。

“跳伞，是勇敢者的运动。”他明显地浮起了自豪的微笑，“从近四十米高的伞塔上往地面跳，得有点儿胆量，也需要练点基本功。”他看了我一眼。大概我的表情告诉他，我是个百分之百的外行吧，所以，他噓了口气，耐着性子解释起来：“唔……从伞塔跳下来，双脚着地时，每只脚掌将承受两三百斤的冲击力，姿势不正确，马上便会受伤。”

青少年们来到这里，第一课便是学着陆。走上半人高的跳台，向沙池里跳。训练双脚平衡地、全脚掌接触地面。就这样，走上去，跳下来……一天练几十次，累得腿都抬不起了，还在练。

教练把我的视线引向一个钢架。那儿悬空三米多高平吊着几个圆形的铁环，谁想学跳伞，首先得把自己悬在那摇晃不定的铁环上，拉动旁边的绳索，学习操纵、调节降落伞的方向、速度。这么一练习便是老半天……训练多么艰苦！可是，许多青少年还是纷纷报名参加，有的一家几姐弟都在这里先后接受跳伞训练，成长为勇敢、坚毅、顽强的人。“跳伞不仅培养了勇敢精神，也磨练了毅力和意志。”教练铿锵地说了这句结束语。

我收起笔记本，准备告辞。猛抬头，窗外跳伞场上空，正飘荡着两朵“彩云”。

“跳伞了！”教练说，“这是刚从中学吸收的业余学员。”

我举头仰望，只见一张彩伞下方是穿蓝球衣的小伙子，另一张伞却是个穿红外套的小姑娘。他们正操纵着“释放绳”，向地面一个面盆大小的红点(靶)冲去。先是小伙子飞降而下，双脚正踩在红心上，“踩靶!”周围响起一阵掌声。小伙子敏捷地以最快的速度把伞挪开，小姑娘紧跟着降下来了，双脚也踩在同一个红心上。“好!双龙中靶!”一片欢呼声在伞场腾起。我冲着那个小红衫走过去，这才看清楚，姑娘不过十五、六岁，两根短辫子淘气地翘着。她听说我是记者，腼腆起来。

我为了打破僵局，搭讪了一句，说：“你真勇敢!”

“不，不，我很胆小……”姑娘怯生生地分辨道，“我第一次上伞塔，还闭着眼睛呢!第二次，才悄悄睁开眼望望外界。第三次、第四次，胆子却大起来了，咋喳一声，拉了‘释放绳’。从此，我越跳越来劲，终于不但敢跳，而且还有把握踩靶。我将这股劲头用到学习上，真灵，原来老皱眉的学科，如今也考上好成绩了……”

我兴致勃勃地听着，没想教练却在旁嘲讽道：“你们当记者的，只知道拿个本本，写写画画。其实，百闻不如一见，你上伞塔试跳一次，才有真情实感呀!”这话不说犹可，一说出口，场上十来个小伙子、小姑娘，马上向我围拢过来，七手八脚地给我这个阿姨辈的人系降落伞。弄得我哭笑不得，骑虎难下。教练说：“你慌什么，许多外国旅游者还专程来这里跳伞哩。”

“他们多大年纪?”我问。

“上三十岁的也不少。”

“我……我已经……”我想告诉他，我年届半百了。可是，教练已在指挥伞塔卷扬机提升。

“镇定，放心吧。我会保护你下来的。”教练沉着地说。

我的身子霎时间腾空了，十米、二十米、三十米……我倒捏了一把冷汗，觉得两腿发软，心像提到喉咙上来，我不由得闭上眼睛。这时，传来了教练高亢的男高音：“你俯瞰四周吧，风景多美呵！”我壮了壮胆往下看。在我身下，是整齐的菜田、纵横的公路，还有雄伟的工厂、高耸的水塔、雅致的住宅……这是我熟悉的广州，我们的城市多么秀丽！心里才定了一下，教练又向我喊话了：“拉释放绳，跳！”我抬眼望望在头上高高张开的彩色巨伞，“跳吗？”我几次伸手拉绳，都缩了回来。不，我实在不敢跳。“放我下来。”我终于向教练大声喊叫。

卷扬机又开动了，把我送回地面。

教练瞪了我一眼说：“你胆子小。其实我明知你未经训练，哪会让你冒险？”我也瞪他一眼道：“我胆子小，情有可原。你不看我多大年纪了！”他这才抱歉地笑笑说：“跳伞本来是年青人的活动，但也不尽受年龄限制，上年纪的人跳跳伞，对健康也大有好处……”他滔滔不绝地大谈跳伞运动的益处，“你下次再来试试。一次生两次熟，……”他暖烘烘的话具有如此大的煽动力！我欣赏着蓝空飞扬的彩伞，微笑颌首。我想，我若是再上伞塔，大概是会跳下来的，因为这个伞“迷”对自己事业的热爱已经把我“迷”住了。

鸽 迷

如果我是画家，我一定要画一只鸽子，标志永生不渝的爱情，和坚毅无比的意志。

我向来不养鸽，是从一次关于信鸽竞翔的采访中，爱上了鸽子的。

那是八十年代第二个春天，八十多只信鸽从武汉竞飞返广州，冠军鸽的飞翔速度与火车等同。这真是吸引人的新闻。可惜，我当时正忙于其他报道，无法分身，只好请两位来实习的大学生去采访。两天过后，大学生们无精打采地回来了，他们抱怨信鸽协会的老江太傲慢，根本不愿向他们介绍情况。怎么搞的？这使我大出意外。老江为人向来敦厚谦逊，绝非“夜郎”。

找了个空儿，我再去采访。老江劈头便责怪我：“你怎么派两个从没有养过鸽的人来跟我谈？他们全不懂行。我懒得搭理他们。”哟，原来是这么回事！看他那咄咄逼人的架势，我情不自禁地隐瞒了自己也不曾养过鸽子。

幸而，老江并没有认真审查我的采访“资格”，他正在兴头上，把我视为“鸽友”，侃侃谈起“鸽经”来：“不知你家的鸽子怎么配种，我家的鸽子出生一百五十多天了，已经到了发情期呢！也怪有意思，这小小的生灵竟会求爱。雄鸽求偶时，往往在自己属意的雌鸽面前微微张起翅膀，散开尾羽，绕着对象一步高一步低地踏步子，像是跳快乐舞，嘴里还咕咕地叫，